

國民叢書

# 文學家故事

益智書局出版



1915

益智國民叢書之十五

文學家故事

李冷齋著

文學家事故 目次

韓愈	一
蘇東坡	四
呂蒙正和程灝	一四
唐伯虎畫雙戲妹	二七
曾文正公	二八
倫文叔	三二
蘇神童	四七

諸葛亮故事	模範女子故事	七十二賢故事	二十四悌故事	二十四孝故事	關岳故事	孟子故事	孔子故事
與範軍人故事	乃木大將故事	古代名將故事	鄭總理故事	文學家故事	蘇東坡故事	司馬光故事	包文正故事

韓

愈

一、韓湘子藍關救叔

唐朝元和時佛教盛行，憲宗想迎佛骨到宮中，韓愈是讀書有見識的人，因此做了一篇文章——諫迎佛骨表——去勸憲宗。無奈忠言逆耳，竟觸了憲宗的怒，貶愈為廣東潮州刺史，限某月日要到任，如過期不到，就要受「斬首」之刑。愈足足走了一個多月，到了藍關，僅有三兩日就到限期，忽然天又降大雪，馬不能行，愈徘徊于藍關嶺上，作詩說道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

文學家故事

夏目漱石

夏目漱石底家在我家附近，因此雖然沒有事也一月一次或兩月一次地到他那裏去玩。星期四是他會客的日子，所以大抵這一天午後就去，在那裏談了一些閒話，直到黃昏時候才告辭，他門下的人全是夜里才到他那裏去的，我在漱石底客廳裏一次也不會遇見他們，但其他的人却不時的碰到，回想起來，我初次會見

本爲聖朝除弊政、敢將衰朽惜殘年、  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、

知汝遠來應有意、好收吾骨瘞江邊！

這個時候他的侄韓湘子、已經成了仙、在天上看見叔父、要受極刑、心裏雖然也不高興他不信佛、但念宗族骨肉間關係、也不能不大發慈悲心、于是下凡來救叔父之急。

韓湘子乘馬下凡、來到藍關時、限期已到、湘子先化身爲一個僞韓文公到潮州上了任、然後用火印將叔父所乘之馬膝上、蓋了四個火印、馬才能頂雪而行、愈得侄的護助、從容到了潮州、始得免於難。

山村是公氏、三宅瘦子氏和當時的文部次官福原何氏等人、就在漱石底客廳裏。

雖然時常會見不相識的人物、但足以對之抱敬愛之感、從心裏發出崇拜的人却不多、不僅是不多、而且可說簡直沒有。尤其是像我這樣性情偏僻、只會看到對方底缺點、忘却其優點的人、更深深地這樣覺得、只是、對於漱石、我却感到從心發出的崇敬之念。這可以說就是人類底德性。

愈上任後，大開潮州文化，很有名聲，後人因念其在藍關走過時，遇着大雪之難，特造廟以紀念之。又因爲他詩中有「秦嶺」，後人因藍關西邊附近之山，名「鬼叫嶺」的，就改叫作「秦嶺」了。

### 二、硃筆打走鱷魚精

潮州地方，出了鱷魚精，神通廣大，見人吃人，沒人吃影。官府都沒有辦法。文公在上任路上的時候，曾聽他的侄湘子說，這回到了潮州，接任那天，鱷魚精定來相見。晚上有個白面書生，穿着華美的衣服，到書房來的，便是鱷魚精。可將房裏的水收拾乾淨，即用點書的銀硃筆向他的面上擲去，便可制他的死命。文公記在心上。那天晚上，他坐

罷，看去極爲平凡，却從不知處放射着燦爛的光輝。

人們底品格，在集會席上的大群廣衆裏，比在客廳中相對坐時，更易使人認識清楚。鈴木三重吉氏夫人底告別式在銀座教會舉行時，我也去參加。大約因爲是捲頭髮的三重吉氏底事情，所以與普通的告別式大不相同。不請牧師，由小宮豐隆氏司儀，安倍能成氏朗誦聖經，不燒炷香，由會葬者輪流起立，各捧一枝白

在桌前讀書，果然看見一個白面書生，衣服穿得十分漂亮，獨自開門進來。文公等他行近時，便將硃筆向他面上擲去，傷了他的一隻眼睛。這時候，房裏一滴水都已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只有銀硃硯的蓋忘記蓋上，鱷魚精就借着硯池裏的水化身逃走了。

## 蘇 東 坡

### 一、中峽取水

蘇東坡是宋朝的大文豪，生平，幾次受過王荆公的愚弄。一日，荆公對東坡說道：「巫山三峽的水，有上峽、下峽的不同，我要你去取中峽水一瓶，趕快取回來復命。」當時荆公當朝，聲氣赫奕，

百合花放到蓋着黑布的寢榻上，漱石也從席上站起，捧着白百合花，拿到寢榻上去，這時候他穿着帶紋的羽織袴的姿態和表情，我無論如何也不會忘記，雖是算高的身材，但那威儀堂堂的風姿，似乎鎮壓了全會場，他底眼銳如鷲，在口髭之下的唇邊，突然現出不能形容的輕微的苦笑。漱石當時的這種苦笑，大約是由于感到「三重吉這傢伙在裝着怪樣哩」的同情心和對於三重



東坡怕他威嚴，不敢不行。他由四川買舟順流直下，舟抵某處，遠見兩岸峭壁巉巖，懸崖萬仞，而水流湍急，一瀉千里。開擺船的人，說是巫山三峽的上峽。東坡此時，身在舟中，觸景興懷，忽然想起唐人李白的詩，高髻吟曰：

朝辭白帝彩雲間、

千里江陵一日還。

兩岸猿聲啼不住、

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剛吟罷這四句詩，問舟人道：「到中峽沒有？」

舟人道：「此峽已是下峽了。」東坡聞言，不禁大歎道：「真是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呵！今水急不能

青氏底夫人的虔敬的哀思所生的最沉痛的表示。至少在我個人，對於當時漱石底苦笑，是感到他有這種心境的。

漱石苦笑着，緩緩地提起沉重的脚，向着棺木邁進，和大家一樣，手裏拿着一枝白百合花，對着遮蓋黑布的寢棺，突然低下了頭。這時候他唇邊苦笑的影子消失了，面上充滿著極其嚴肅而苦楚的表情……在我個人，自漱石死後，當時他底姿態與表情，至

復得中峽水、奈何！」忽又自忖以爲本是同流、下峽中峽他（指王）何能知道。遂急取下峽水攜了歸去。荆公即命煮滾、放入茶葉。俄頃、問東坡道：「何峽之水？」東坡答道：「是中峽水。」荆公再道：「我看不是中峽、乃是下峽、你能欺我嗎！」東坡自忖玄機不密、似被識破、但仍強爲說道：「實是中峽。」荆公怒道：「胡說！你不知道上峽水沖茶、其葉則上浮、中峽則中浮、下峽則下沉。今葉下沉、明是下峽、還有何說呢？」于是東坡驚訝他的見識、知不能欺他、竟受一番呵斥而退。

二、改詩遺笑

荆公會作有詩一句：

今仍時常髣髴地浮到眼前。

世間傳說、有謂我曾在澡塘裏小便、讓漱石洗臉、使他大怒的笑話。這完全是錯誤的。說是我以自己底小便叫人家洗臉、這樣的卑鄙事、不是人幹的。

這、大半是下面的故事的誤傳、我想。

那時漱石家裏有沒有浴桶我不知道。漱石底家、也還是在現在早稻田南町這地方、但却不像現在那樣的堂皇、記得據漱石自己

『黃犬睡花心』

東坡見之、以爲黃犬甚大之物、安能睡在花心。

再四研究、覺其此句、無論如何、總不妥當、乃信筆改成爲：

『黃犬睡花蔭』

改『心』爲『蔭』、在東坡以爲仍協原韻而意亦

妥、且較妙也。後來亦爲荆公見及、初時不知爲何人所改？然已知那人不但誤會詩意、不知黃犬爲何

物、而且改『花心』爲『花蔭』、一花之蔭也、又安

能睡犬、實不通之甚了。乃一棍究改此文者、知道

就是東坡所爲、于是故意使人伴東坡往園中玩賞花

木、東坡見了每朵花中都有很多蟲虱、問之花匠、

說過、是四十五圓一月租來的。

房子不小、不用說、浴桶是有的罷。但他却時常到附近的澡塘去。這澡塘大抵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左右人最少。我因爲也常去洗澡、常在那兒碰見他。他每天總是赤裸着身體、『呀』『呀』地對我打招呼。

『先生、您到池子裏、不也自然地小便出來麼？』

有一次我在池子裏這樣地問他。

道是黃犬，忽憶及往日改花心爲花蔭的事，知道錯了，不禁悚然大愧。一方歎自己見識之不廣博，一方又覺過事操切，枉自菲薄去改人詩，懊悔不已。因此又受了荆公一番的斥罰云。

三、兄妹取笑

蘇東坡好和妹妹取笑，東坡臉長，妹妹眉額突出。東坡爲詩二句以嘲小妹：

「未入門限三五步，額門先到畫堂前。」

小妹也作詩二句以嘲東坡：

「去年一點相思淚，至今流不到腮邊。」

四、禁妹詠吟

凡看過今古奇觀裏蘇小妹三難新郎一章的人，誰

「在池子裏嗎？」

漱石在水裏泡着，這樣的反

問。

「是呀！」

「沒有過——你幹過這樣的事嗎？」

「那末，只有我才這樣哩，我一到池子裏，常常憋不住要撒尿。」

「真髒哪，」漱石立刻站了起來，歪斜着嘴唇，苦笑着詰問道：「這樣說，你剛才又撒尿了

也知道「絕世聰明、吝性過人」的蘇小妹的艷史、在那篇小說裏、還插叙東坡常和小妹互相嘲弄的一段遺事、更是使人「甘拜下風」。可是東坡先生曾經謫居澹縣一次、便使瓊崖民間傳說也有好幾種關於他的逸事；依我個人所知道的、有些和今古奇觀所載大同小異、也有在今古奇觀所未看到的、現在抱着十二分的熱誠、把牠寫了出來。

小妹出口成章的詩才、使東坡先生詠和得高興樂愉；但久而久之、東坡先生也覺到糾纏厭煩；乃以兄妹懇摯的情愛、勸誡她今後不要多事無謂的談諧詠吟了。

一天、在他們家邸的庭院裏頭、一個女婢既慢慢

罷？」

「那有這麼的事呢？」我笑着答道。

「怎麼回事、怪傢伙。你若在這裏面撒尿、我不是等於拿它洗臉嗎？真髒！」漱石又聳了聳眉頭、苦笑起來。

把這樣的事誤傳爲我以自己底小便讓漱石洗臉了。托了這謠傳的福、後來我和德田秋聲氏一同旅行、當入浴浸在溫泉裏時、曾被取笑道：

的把地拖掃得乾乾淨淨，復移置一籠穢臭不堪的養鷄於地上，這時小妹跚步從閨房裏行出，看見既掃復污的院庭，真的忍不住了；乃脫口詠道：

掃除庭前地，復放籠中鷄。

這時東坡先生散步廂下，恰恰聽見了，乃婉詞責道：『不要常時出口詠詩吧，慣性又發作了；——』語尙未完，小妹毫不猶豫的，聲韻婉艷，節奏清琅的隨口答道：

明明是講話，又罵我吟詩。

於是東坡先生仰天大笑起來了。

五、咏白鷺

小妹常和乃兄東坡先生詠詩，互相嘲弄，所以凸

『我說、你可別在裏面撒尿哪——和我在一起、只有這件事多包含點罷。』

但使漱石十分生氣的事却也有過一次的。那就是我在寫他底印象時、說對他有着一種好像放在床間的物品般的、隔離時代的骨董的感覺、使他看了十分憤慨。

『與隔離時代的骨董品談話、把它載着雜誌上、不是毫無意義麼？不要再見我罷！』以後我去求他談話時、他這樣拒絕我。

額頭、凹眼睛的蘇小妹，也隨着她的聰穎天資而傳遍當時社會，且流佈到現在民間，成爲很有趣的傳說。

一次，東坡先生意欲命題以難她，乃於雪白的卷紙上面大書着「白鷺兩字，令其立刻做出一首好詩；但是詩中不可明白用着題目（白鷺）兩字。小妹毫不思索的，按紙搖筆，慢慢的寫下頭二句云：

雪作衣裳鐵作蹄，飛去海邊啄小魚。

東坡先生俯頭立在書案的一邊，怔怔的凝視，出起神來，見小妹做得妙極了，乃急舉筆墨塗白鷺兩字，看她將怎樣的接做下去。——但是大才的小妹停視了一陣，仍然俯頭接續寫下末二句。

### 文學家故事

「記錄談話是我底職業，我是靠這個生活的，稍爲爲了先生的壞話去換稿費，這樣子您就拒絕談話，我就要沒飯吃了呀。」

我這樣回答他。辯說了許多話之後，他底氣消失了，從此仍舊對我談話了。

（中村武夫）

佐藤春夫

鷹

佐藤春夫家裏饜着一隻鷹，前

只因貪食歸來晚，誤落王宮洗墨池。

東坡先生看見接下做得更好更確當了，大為稱贊她——小妹的逸才；於是他們兩人都投筆桌上大笑一場。

### 六行酒令

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是密友。

佛印雖然是和尚但很貪吃。

一天、東坡山谷欲背佛印在一隻船上設宴、但早已給佛印知道了；於是他即躲在艙中、等候他二人。一回兒、二人果慢步攜酒來了。

二人先撐了一回船、然後坐下吃酒。坐下未幾、東坡即提議道：「這樣吃沒意思、我們行一個酒令

些日子這隻鷹自殺了。

鳥類自殺時、多半以自己底嘴啄落胸毛、然後絕望地啄破自己底胃袋和心臟、此外、還有採取絕食數日的方法的。佐藤君家裏所有的一隻熊鷹之一種、如讀者所知、熊鷹有着模倣飼主底性情的習性、人們爲了教這種猛禽類以狩獵的技能、從深山底岩角或絕壁底巢裏、把未長成的幼雛捕捉了來、費上整一年的工夫、教牠以撲抓兔背、和啄咬鷓鴣及



好嗎？」山谷點頭。東坡又道：「那末我出令了。頭句末用開字、二句用來字、三四句用哉字。」東坡解畢、山谷即吟道：「浮雲散開、明月出來、天何有哉！天何有哉！」吟畢喝了一杯酒、然後東坡吟道：「浮萍撥開、游魚出來；待其所哉！待其所哉！」東坡吟畢、船下的佛印的確忍不住了、脫口吟道：「船板推開、佛印出來；人焉廋哉！人焉廋哉！」出來、大家都笑着重整杯盤行樂了。

### 七、白字詩

有兩個農人、把「進士」二字錯認；一個讀「道士」、一個讀「進士」、鬧個不休。

正鬧的當兒、來了一個和尚、二人遂追上去問、

鵝底咽喉的方法。到了次年、才可以帶牠回去狩獵。但牠只能爲你服務一年、翌年就要變成廢鳥的。

佐藤君底這隻熊鷹、是去年從秋田地方送來的。但這隻鳥可用于狩獵期間、據我底鑑定、似乎到今年三月就滿期。然而佐藤君只是耽于思索。讀書和創作、總也不會帶着這隻猛鷹到山野間去過。因此這隻鷹就學上了佐藤君創作時操心的神情和睡眠不足之

和尚答道：「僧家要追去打齋（齋錯認）要緊，請二位施主去問別人吧！」

二人見和尚說有事，便去問一個教書先生，教書先生道：「等我查查字曲（典錯認）看。」二人等不住，去問蘇軾了。

那時東坡正在作詩；二人走來，把此二字遞給東坡看，並且把上述的種種也告訴了他；東坡聽着大笑，立即作一首詩道：「道士進士二相爭，和尚打齋說打齋，稟叢先生查字曲，本府亦是蘇東皮。」

## 呂蒙正和程灝

呂蒙正是宋朝時人，他是一個窮書生，他的家境

晨的狀態，總是帶着困倦無精神的樣兒。對着這種爲了狩獵而致以狩獵技能的鳥，這樣不用其才是不行的，正如同禁止詩人和創作家執筆，把他們關在檻子裏一樣。

然而前兩天我去佐藤家訪問的時候，發見這隻鷹不在了。當我問起時，佐藤君現出極其悲痛的顏色答道：

「死了！自殺了！」

只殘留着那個鳥籠在庭隅處，

本來是富有的，他的祖父置有田產很多，因為聽卜卦先生說：「就蒙正的八字看來，他是乞食骨，雖有那麼多的產業給他，也是沒有命運享受的。」所以在他的父母將去世的時候，就把那些田產先後送上某個庵裏，以冀佛祖降福給蒙正；因為他們想：這些田產雖遺給蒙正，他也沒有享受的命運。所以蒙正自從他的父母逝世之後，一身孤零，直是一個窮光蛋了！

呂蒙正想：「我的父母送田上庵，把我的遺產給了他們，我何不到庵裏去喫飯，難道他們敢說我不成？」於是他便去庵裏喫飯。那庵裏的例規：食飯之前必須打那很響亮的鐘。蒙正一聽到鐘聲，便去

這鈞鐘型的大鳥籠裏，放著天然  
的松樹枝，而籠的上頭，蔓延着  
凌霄花底藤條，正吐出綠色的新  
芽。

那時候我這樣想：倘若我是這  
隻鷹，我也要裝着自殺的樣子試  
試罷。但佐藤君呢，對這隻親愛  
的鷹，連名字還不曾為牠起。這  
全是佐藤君底疏忽。萬一這親愛  
的鷹底飼主是我，那牠一定要學  
上我底脾氣，活潑潑地活着罷。

只因飼主是純粹的詩人，那不

庵裏等着；天天都是這樣。那些和尚們起初還沒有什麼。後來看他天天都到這裏來喫飯，便有些討厭起來了；於是他們商議喫了飯再打鐘。呂蒙正聽見鐘聲響了，便又到庵裏去，可是等了很久，還不見和尚們喫飯，他忍不住了，便問他們。和尚們說：「我們已經喫飽了，你爲什麼到這時候才來？」蒙正知道他們討厭自己；但也沒奈何！只得向他們乞些茶。和尚們說：「茶也沒有了。」呂蒙正這時真是憤恨萬狀。嘆道：「送田上庵，連茶都沒有！人帶似紙張般薄，真不錯呵！」他嘆恨之後，懶懶地在那佛殿的欄干旁邊睡了起來。却說佛祖看蒙正與父母送田上庵，現在他又這麼可憐，便動了慈悲，

能不效學其態度的麼，只好自殺了。倘若自殺之前一日，把牠送給我，一定什麼事沒有也未可知。

鸚 鵡

徑藤君家中接連客廳的走廊，有一隻鸚鵡關在籠子裏，幾乎被人們所忘却。我一次也不曾在這鳥籠前停足，看一看這隻鳥。因此聽了牠效學人們的說話，覺得倍加可笑，而且有時還覺得可惡。

叫神將把蒙正的乞食骨換去，另給了貴骨。所以後來蒙正便中了狀元。

蒙正有一次要去和他的親戚借錢，去那個親戚的鄉裏必須經過一座大山，路途遙遠。在那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，蒙正看見東方一片白雪，當是太陽、便動身去了；好容易到了那個親戚的家裏，可是那個親戚却說沒有錢，不肯借他；蒙正沒奈何，只得回家。過了那座大山，時候已是暮了，忽然起了大風，接着雨也下了。蒙正奔波一日，肚裏飢餓得很，又遭風雨，他穿的衣服是襤褸縷縷的：破了幾個洞，打了幾個結，給那風吹來；一片片的飛來飛去。他不由的嘆了起來：

這鳥底名字叫做羅拉。這名字是與羅拉在前主人家中學來的種種說話一同帶來的，對這現在的飼主佐藤君總是「羅拉呀！」「羅拉呀！」的叫着的聲音，倒不算難聽。

讀過佐藤氏底叫做母親的作品的人們，一定立刻知道那就是關于這隻鸚鵡的事罷。我是極喜歡這篇作品的。這篇漂亮的小說，其終結處使人感到宛如放射於青空的縹緲的征矢一樣。從這篇作

蒙正時運真不通、

此行跋涉勞無功！

早去山頭雲變日、

暮歸途裏雨和風！

百結衣裳雨水入、

一片飛西一片東！

一朝柴米無錢買、

不如自盡投水中！

他嘆罷便想走去投水自盡，恰巧有一個卜卦先生

攔住他的去路說：『你這位先生這樣的面色，莫非

要去投水嗎？』蒙正說：『不錯，這樣生在世上吃

苦，不如死了倒乾淨！』卜卦先生說：『不要說這

品裏，吹出了令人心曠神怡的微風。我們無論怎樣冷靜，總還是多感的人類，多感的人類無論抱着多少的苦悶，經過相當的考慮之後，總會認識什麼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情的。

然而走廊角上被忘却的羅拉，這時候在正深切的沉思，連動作也不活潑哩。

### 犬

此外關於犬的插話，在他初期作品病的薔薇裏可以看到。這作

樣的話，看你的相，將來的幸福多哩！」蒙正聽了他的話，不知怎樣才好，只得罷了。

有一回，呂蒙正到了一條河邊去搭船，恰巧有一個朋友和他同渡；船到了河心，那個朋友拿了一片西瓜給蒙正吃，蒙正拿到手的時候，那片西瓜忽然從他手裏墮落河去。蒙正嘆道：「時運不通，連這片西瓜都沒福吃！」

某個相爺的女兒要招婿了，便高結彩樓，以備拋繡球；那日呂蒙正也去應選。他穿着那襤襤縷縷的衣服，和那穿了幾個洞的破鞋，那班人才們都穿着奢奢華華的，見了蒙正都笑道：「呂蒙歪，你也想來奪繡球麼？真是笑死人！」他也任人家去說；但

品我也喜歡的。那時候我還是中學時代的少年，把這本書放在兵式體操的背囊裏，操練疲乏時，我就以病的蓋蓋在背上的意識安慰自己。這一天，當體操教師行兵器檢查時看到這本書，竟把我罵了一頓：

「你好像正在看這本書，我告訴校長去。是的，這佐藤春夫，據內人說，他兼通和、漢、洋諸學問，文章聽說也寫得漂亮，但是你還是中學生，所以不能看

是他的文章詩對却是那班才人們所敵不過的。相爺的女兒看他的文章詩對都是大家之冠，所以便把繡球拋給了他。蒙正歡喜的了不得，便和她去見相爺，誰知相爺見了呂蒙正這個模樣，非常憤怒，便馬上把蒙正趕走了出去，要他的女兒再招斯文雅緻的；可是他的女兒不肯，死也要從蒙正，相爺更怒了說：『你這不從父命的女兒要你何用？』連她也給相爺趕了出來。蒙正只得和他回到自己家裏去。但是他一個人尙且顧不得飽，現在又添了一個頭嘴，所以他更加過不得日子！

十二月廿四日是「送灶」的日子，傳說司命灶君要上天去見玉帝；把人們的善惡都訴給玉皇大帝知

它，你將來大了，倘若也能看這種東西，那時你儘管看。」

這個訓諭在理論上差不多有兩個錯誤。關於犬和雲雀等，本還想多寫些，但這裏暫且擱筆了。

（非伏鱗二）

有島武郎

我最初認識有島武郎是大正六年秋天在神田區學士會館裏。以後時常見面和通訊，但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某夜在銀座咖啡店介紹



道：「這個日子，家家都要辦筵席來送灶君。」呂蒙正沒有銀錢，便把他的妻子的金耳環去和他一家豬肉店換了一塊豬肉，拿着回家，把豬肉熬熟，正要來奉灶君，忽然那猪肉店的伙計走了進來說：「你的耳環我的老板說是銅的，我給他罵了一頓，現在把它還你，你把豬肉快些還了我吧。」蒙正說：「豬肉我已弄熟的了，這耳環既是銅的，別日再拿銀子還你好嗎？」伙計說：「那使不得！豬肉既是弄熟，就把熟豬肉還我也好。」蒙正沒奈何，只得把熟肉還了他；只剩下一碗豬肉湯，蒙正便把那肉湯來奉灶神，燒了祭文之後，又稟道：「一碗肉湯一爐香，蒙正夫妻真可憐！今科小生若不中，後兩個

學問家給他時的印象。

這是改造社社長山本氏等發起，賀川豐彥來京歡迎會時的事。我當時也是發起人之一，司會者的大杉榮氏把我叫到打電話處，手裏拿着耳機，一面口吃地對我說道：

「今夜的會我想去，但只剩一塊錢了，可以罷，不夠的你爲我先墊？」

我答應他之後，他底眼睛就理智地閃爍着光輝。

科世上無蒙正！」灶君看他這麼可憐，當下便起了慈悲的心。上去見那玉帝的時候，便把蒙正的事說了；玉帝道：「蒙正到許多年後方能得中。」灶君說：「今科若不給他中，後科便沒有蒙正了，那裏說到許多年後？」玉帝想了半響道：「有了！今科的狀元本是程灝要中的，因為他窩藏呂洞賓，應該把他罰一罰，就把這科給呂蒙正中吧。卻說呂洞賓因為做了不正當的事情，玉帝便叫雷公某日某時把他擊死。呂洞賓知道了，便變做一隻蚤虱藏在程灝的指甲裏。雷公要擊下去，程灝是今科的狀元，不擊下去，又違反了玉旨沒奈何，去回覆玉帝，呂洞賓便得了性命了，因為某日某時是他的劫數，現在

開會程序終了之後，我先為有島氏介紹大杉榮，次介紹賀川豐彥。當時有島氏以非常的誠意向賀川氏質問關於幾個社會問題。因此散會後他累次對我表示感謝，說給他介紹了好人。大正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給我的信有云，「一氣讀完基督教縱斷面這篇文章，知道了許多珍奇的事。像我這樣對這方面極疎隔的人，讀了誠極有益。這裏謹深致謝。本月三十日擬往京都，此後務望把賀

這個製數已給他渡過了。程顯蒙了這件罪狀，所以這今科的狀元便給呂蒙正中去了。他自己到了八十歲的時候，方才得中。

呂蒙正中丁狀元回家，榮幸萬分，那些親戚朋友知道了，個個都來慶賀，那個相爺也來認他做女婿了。比之從前個個閉目不視掩耳不聞，真是判若兩人了。

呂蒙正這時又要用豬肉了，便叫人在那城門上起一片鐵來，叫他去那個猪店換猪肉，老板說：「狀元爺要的不必換了。」便把猪殺了三四隻送到蒙正家裏來。蒙正嘆道：「運去金成鐵，時來鐵似金！」

有一次，蒙正又到先前的那條墮瓜的河裏渡河，

川君底事業不勝見告。一由此信看來，那一夜的會談，如何打動了他底心，是可以想見的。尤其惹起我底興味的是，當晚大杉榮抒鈺對於性慾問題的感想時，有島氏始終以緊張的神情靜聽的樣兒。大杉氏底話是相當露骨大胆的，但有島氏總是以非於的尊敬與同情靜聽着。他們二人隔了些時皆以不自然的死了結生命的時候，我憶起當夜他們的會談當時的光景就突然再現於眼前。

想起從前的事，不覺憤恨起來，怒把朝板——劈了，向河裏擲去，可是那朝板却逆水浮來還他。他又歎道：『前無片瓜之福；後有百舌雞湯。』因為蒙正的廚伙，每早必殺一百隻雞給他喫，但一百隻雞那裏喫得下，便把雞舌割下來燉湯。但蒙正是不喜歡殺生的，所以叫他們以後不必了。

呂蒙正的故事，就我所知道的，算是說完了。現在且把程灝來說一說。

程灝到了八十歲成了一個「龍鍾老叟」時，才中了狀元，照那時的例規：凡新科狀元沒有妻子的，或妻子已死去的，必要做駙馬；程灝的妻子早已死去了，所以便不得不去做駙馬。但那公主正是破瓜

那夜之後我又給他介紹一個女人。那是大正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夜的事。巴莎大學教授理學博士芙尼斯女士來日本，我在銀座風月堂招待她。是這晚日本文學者有島氏也出席。談次，有島氏忘了芥子的英文字，怎麼也說不出來。在一傍的大橋房子女士替他說出，而芙尼斯女士却說『因為這是專門的……』來為他護短。我大笑道，『有島君是農學士呀』。翌日我接到他來信云，『昨

的妙齡，程灝已是力弱精衰的了，那裏能當公主的意？所以那公主便有些蹉跎起來了。

五更的時候各個朝臣都要上朝去侍聖駕，程灝恐怕睡着致誤了時候，所以畜了一隻孔雀，孔雀在將五更的時候，便啼起來了，程灝給孔雀啼醒，便豫備着上朝去，日日都是這樣。有一回，孔雀又把程灝啼醒了。他到了朝門口，那金鑾殿的門還沒有開，各朝臣也沒有一個到來；他只得回到家裏去。到了家裏，忽聽得房中有男子的聲音。原來公主每每等到五更程灝上朝時，便和她的愛人在房裏密會；這回她忍不了等到五更了，在三更的時候，便把那孔雀捉來激水，孔雀給他這麼一激，立刻啼了

天承招赴會，過了愉快的一夕，多謝多謝。與語言不同的人在一起，說了種種粗鹵的話，或者引起芙尼斯女士底不滿也未可知，惶恐之至。會後我們四人又到獅子座吃茶店三樓，一直談到十點半才走。獅子座這著名地方，在我也初次到。『所謂四人，就是堺利彥、與謝野寬、與謝野晶子和有島自己。有島當時是初到獅子座，我覺得很奇怪，』大正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島武郎初至

起來；所以程灝當是五更將要到了，就匆匆去朝駕。現在他聽得房中有男子的聲音，雖然憤恨，但也無奈何！只得倚在門邊嘆息。程灝朝駕回來了，便做了一首詩，貼在房門口。詩道：

昨夜孔雀被人欺，

害我老漢朝中去；

回來聽得房中語，

八十老漢倚門闔！

公主看見了，慚愧無地，也做了一首詩貼在房門口，便去懸樑自盡了！她的詩道：

相爺屋內好撐篙，

鬼手做筆利如刀；

獅子座』這句話不是也成一種紀錄麼？

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給我底信有云「……京都今年很奇怪的老繼續着晴天，而且很暖和，甚至到了有人說不下霜恐會壞了紅葉的程度。回到這邊一看，下了多雨，氣候似乎已到初冬，不禁大驚。從此到年底，擬讀着大阪朝日底懸賞文過日子。這正合於歲暮做的事情也說不定。在京都曾偶然遇見大橋房子小姐。」

殺人何用三寸劍？

十八八十無奈何！

這事給上邊知道了，悲痛之餘，便把那「公主必嫁給狀元」的例規打消；也學那彩樓拋球選擇的舉動了。

## 唐伯虎畫帳戲妹

明朝唐伯虎，是古時很有名的畫師，當他的妹子出嫁時，他的妹子叫他在帳上畫些畫。唐伯虎忙叫書童磨濃了墨汁，含在口內，向帳上噴去，把帳上噴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黑點。他的妹子恨甚，嫁了以後，再也不曾把這頂帳用過。一天她到了唐伯虎家

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接到他贈「三部曲」時的信有云、「……這對我是一種承擔不起的勞作，作完了覺得很羞恥。這樣的東西，很想你來寫給我看的。返復重讀聖經，覺得唯有驚歎。你若從聖經裏去採取，必有不少深智識和理解的題材。我真不過是先驅、慚愧的很。最近又偶然遇見牛若丸。因為與康特列忒夫人同電車，很討厭，沒有和她談什麼話。即賀新年。」信中所謂牛

裏，唐伯虎問道：

「賢妹，你睡在我畫的帳裡，見有異像麼！」她却面現着不自然的樣子，怏怏的道：

「我還不會用過。」

唐伯虎道

「我在這頂張上畫了許多日月星辰，你當作這帳上的黑點沒有用麼？你如不信，回去時試試看。」她到家裏時，把這頂帳一掛，果然在白日雖是許多黑點，夜間看來，皆變成日月星，明亮同白晝一樣。她以後到唐伯虎家裏時面有笑容了。

## 會文正公

若丸是指大橋房子。前一封信曾說在京都五條町遇見大橋，以後他對我提及她時就稱她爲牛若丸。

有一次我在Y氏家裏閑談，旁邊有一位先起頭道，「有島君還未曾結婚罷，」接着大家開始了捕風捉影之談。我毫不理會地把牛若丸的事說出，但不知怎地，竟把一些無稽之談誤傳到有島氏耳中。

這是一個下雨天。有島氏與我



## 一、打跑喪門星

據說曾文正少年的時候，極爲無賴，整日的提着鳥籠，在街上閒步頑耍。

一天晚上，他在街上閒步的時候，恰逢着一家娶媳婦，吹吹打打，甚爲熱鬧，路上看的人，皆嘖嘖稱羨，曾文正也就停足以觀。

新娘的轎子遠遠的可以看得見了！曾文正一想不好，爲什麼喜轎前面，却跟着一個披蓑執杖的人呢？他就問問旁邊的人，有沒有看見，那知衆人都說是他眼花了。

曾文正曉得這人家犯了喪門星，便跟着喜轎，一直跑進了娶媳婦的那個人家，並且對那個人家說，

一回到四谷見付的三河屋去。在半途的汽車裏，他忽然毫無忌憚地大聲向我問道：「沖野君，聽說你說過我要和大橋房子結婚，真的嗎？」這是過於意外的詰問，使我瞪圓了眼睛，無從置答。在默然不答裏，我追尋訛傳謠言的根源。以後聽說有島氏曾與大橋女士寄了有「詰問而卒業」教師默然不答」之句的信。這其間我雖累想置辯，但終於未曾辦到。我很後悔因我一兩句話而使

你們且莫開轎門、待我變個戲法你們看！他於是走到喜轎前、對那披藤執杖的人、一連就是幾個耳光、衆人只聽得半空中有一個東西、大哭而去。衆人大驚失色、連忙問曾文正、這是什麼一回事？曾文正便對他們說、這是因爲這一天觸犯了喪門星的原故。並且詢問、這迎娶的日子、是那位陰陽選定的？那知旁邊的一位老翁、便是這個人家請的陰陽、他連忙對曾文正說道、我那裏不知道今天觸犯了喪門星、但是除掉今天、沒有好日、因爲今天有貴人星拔除不祥呢！聽的人起初還以爲是這老翁的辯說呢！直到曾文正發達了的時候、才曉得這陰陽先生所說的貴人星、原來就是曾文正。

三〇

害了有島君與大橋女士。仔細想來、所謂人間世、真不能不到處特別小心檢點自己。從那夜在座的人底嘴、會誤傳出那樣的謠言 完全是想不到的。

後來我於大正十二年十二月到城之崎溫泉底油筒屋去、聽說那招呼我的女僕得着有島氏死前所寫的「半折」。想來這恐怕就是有島底絕筆罷。

居住鎌倉底稻村崎地方時、大清早就來訪問的有島氏底談話、

## 二、下體變蟒蛇

傳說曾文正公是蟒蛇轉世，所以他身上有許多的癩皮，好像蛇的鱗一般。

一次，他到江西龍虎山去晉謁張天師。恰巧張天師穿了道袍，必恭必敬的坐在殿上，曾文正以為這是對他的禮節了。那知才進了大殿，張天師便對他說：「請他在偏殿坐一會，因為關聖帝君立刻要下降，不是當要的事。」曾文正怒道：「我也是清朝大員，難道不能見見漢朝的大臣嗎？」張天師沒法，便道：「你若要見關聖帝君也可，但必須藏在桌圍裏面，否則不堪設想了！」曾文正便依了天師的話，藏在桌子下面。桌圍才放好，忽然聽見一聲

若把它仔細尋味，則可知他底死實不單是因為戀愛問題。

(沖野岩三郎)

## 山田花袋

我底書架上排着幾冊莫泊桑短篇小說集。雖說是距今約三十年前盛行輸入，稱為飯後叢書的粗裝不潔的本子，因為其中三冊底扉頁上押有「花袋」二字的藏書印，我極小心謹慎地保存它。

怎麼有山田君藏書印的書會到

解、關帝已下階了！曾文正在桌下面，只聽得關帝問天師道：「屋中為何有生人氣？」張天師便答道：「清朝的一位大員曾文正在此，故而冒犯了聖帝。」關帝忙說不要緊，既是清朝的大員，請出來見見也好。張天師不好再說什麼話，才把桌圍一拉，曾文正便覺得一陣豪光射進，身上皮膚痛不可忍。張天師一看，曾文正的下半身，已經化成蛇形了！忙稟關帝道：曾文正道行淺薄，不能見正神。於是又是一聲霹靂，關帝便不見了！後來還是張天師用了一點法術，曾文正才回復了人形。

## 倫 文 叔

我手裏呢？其理山後爾再講：那些短篇集大約十冊十一冊，是廉價叢書版，田山君看見丸善書店樓上的大目錄裏的書名時，立刻就向書店預定，書到着的日期，「也不會忘記，是明治三十六年五月十日前後。」田山君在東京之三十年裏這樣寫道。那時候田山入了博文館，正編輯太平洋。丸善來電話通知的時候，興奮的不知所措，沒有去取書的錢，只得向出版部長內山正如氏懇求、

倫文叙是個有志氣的人，他的父親早已死去，留下給他只是一間茅屋和一個母親，錢是沒有的。年青的文叙，仰慕着古往今來的許多英豪，都是從貧困中掙扎出來的，什麼俗人所常說的朱買臣斬柴、背負經書、李密當看牛童時、牛角掛書、以及頭懸樑、錐刺股蘇季子等等的故事，早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腦子裏，所以他立有這樣的決心，一定要讀書求功名。白日裏賣柴，晚上讀書，便成了他未發跡時的功課。他有兩首「出口成文」的詩，一名勵志、二名讀書，從這些詩中大概可以看出他的抱負。

### 勵志

平生志氣與天高，欲把文章壓富豪、

預支了美文作法一書的十圓稿費，冒着大雨跑到九善去。

這是我國莫泊桑短篇集全部十二冊輸入的嚆矢，田山君與我得為日本最初的讀者，覺得非常喜歡。我連裁開書頁都感到麻煩地把它耽讀。我的思想、眼睛和身體，因了這十二冊短篇集，實在感受了最深刻的驚異。……我好像被棒一類的東西班的一聲打在頭上一樣。思想好像被它弄的上下顛倒。我是一刻鐘也手不釋

膽大扳龍頭上角、心雄拔虎嘴邊毛、  
採薪要折蟻宮柱、放釣須擒海底鰲、  
他日聖朝來就聘、布衣脫換紫金袍！

讀 書

讀書非易又非難、只在男兒力量間、  
過了海時還有海、歷窮山處又重山、  
青春竭力何嫌苦、黃卷潛心莫放閒、  
自古廣寒應有路、桂枝原不擇人扳！

他的抱負雖然在蓄時算是不凡、他的刻苦而好口  
的精神雖是令人欽敬、但他的職業是賣菜和其他雜  
貨、他另外又有一首賣酒詩和賣柴詩、可見他是會  
經此道的、詩附後：

卷、往博文館的途中、也把它放  
在口袋裏、編輯暇時也讀、車  
裏也讀、床上也讀。多麼的傾倒  
啊！——甚至說了這樣的話、當時  
他所受的影響之大、完全表現出  
來了。

這裏、我由田山君底興奮而充  
滿了感激的敘述中、彷彿想見他  
讀書的方法。他是以性急、純  
樸、有猛進的向上力著名的。這  
種特質、在他底讀書上也常常無  
遺憾地表現着。想起來、對待這

### 有好酒賣

明星期月大半天、少女嫦娥伴子眠、

三點酉時來開候、誦讀詩書不在言。

### 有柴出賣

有客攜壺月下來、柴門闔閉未曾開：

出聲又恐驚鄰里、賣酒之人切莫推。

賣菜雖然不是上進的路、而且沒有多少買賣。有一天黃昏時候、他正在爲了蔬菜生意清淡、沒精打彩地挑着菜担子一壁走一壁想、恰巧對面來了一個大姑娘、匆匆忙忙地撞到他的担子上來、菜翻了出來、担子自然倒了。這亂子就該借題鬧起來。偷文叙讀書多年、修養有素、反而一些兒沒有動氣、只

莫泊桑短篇集時大約也是這樣的罷。這幾十百個短篇、必是被他像蠶食桑葉般地、從旁邊起、勇敢地咯吱咯吱地讀破的罷。然後從書中盡量地吸取了營養、快快當當地把身體養胖的了罷、而且一再地脫去了長成的皮的罷。

這是看這幾本殘留在我手頭的書、却並不曾留下任何痕跡。一處附註也沒有寫、一行線條也不會畫、只在目次底一二處上、信筆畫上了圓圈而已、想來是表示

微笑地說：

「哈哈、真巧！把菜都倒個清光了。」那位大姑娘呆視了他一會、但他接着又道：

「算了、讓我趕快把它拾起來、再賣吧。」說着便把菜一一地拾了起來。

這時候那姑娘似乎有點過意不去了、心裡暗想：「這人一表非凡、舉止如此溫文、我正該上前陪一個不是才對的。」她這樣想着、便又跑到文叙的面前、文叙便道：

「咳！難道你又想再來攪一次嗎？」

「不、我是來向你陪個不是的。」她笑着回答。

「你別來多打麻煩吧、我從早至今還不會有過多

他特別留意的作品罷。

然而他底記性可真好、離那時五六年的明治四十一二年前後、當我常常耽讀莫泊桑、把這些短篇零碎翻譯的時候、田山君每每舉出某樣、為我敘述其梗概、均切實地攔住了大體、一些要領也不會弄錯過。

田山君大約不能說是所謂藏書家的。珍本與美裝本部類的書物、差不多引不起他底興味、書是應讀的、只要讀了有益就行、



少交易呢。」他說。

「嘻……、此刻誰來麻煩你？我不過陪個禮給你罷了。」她又笑道。

倫文叙聽到這裏，有些不耐煩，而且疑心那大姑娘在恥笑他的寒酸，他大約不會想到這姑娘是「有女懷春」之流，正在滿全身飄飄然地想「吉士誘之」的呢。心裏無非想，那姑娘知道他是人窮志不窮，而且很有文才吧了。他爽快地道：

「哈哈！一個窮人好在是受人恥笑的！待我哼幾句文章給你聽聽吧。」

「舉目紛紛笑我窮，我窮不與別人同、

滄田百畝如流水，茅屋三間尙古風、

以後不一定要保存，他是這樣想的。明治三十九年初辦文章世界時，有稱為文範的一欄，田山君常執筆——後來全部均由我執筆——在某號裏，田山君曾選了蘇東坡底小品約七篇，一一附以短評登出，後本收在與我共著的新古文範中，這兒寫出本文之一，讓讀者看看：

### 書贈孫叔靜

今日於叔靜家、飲官法酒烹團茶、燒衙香、用諸葛筆、皆

架上有書隨我讀、壺中無酒任渠空、

腰間拔出龍泉劍、斬斷窮根永不窮、

莫說吾言誇大口、來春看我狀元公！」

那大姑娘聽了、滿心歡喜、以爲是動了心、便道：

「你的志氣却也很高、但是我的也還不比你低呢！」

「是嗎？你的又怎樣？請說兩句給我聽聽吧。」

她念道：

『自小生來宦女身、在家行孝效古人、

不幸幼年爹母喪、賣身葬父爲家貧、

於今雖乃爲人婢、安人員外愛如珍、

莫道奴奴誇大口、他年看我做夫人。』

北歸喜事。

是這樣極短的文字、雖然也有略長一點的；又如：

書天慶觀壁

東坡飲酒此室、進士許毅甫

自五羊來、邂逅一杯而別。

是更短的東西。從叫做蘇長公小品的和裝的四冊書中、不按次序地把喜歡的選出、最初二三篇是一一抄寫、不久許是感到麻煩、竟拿起剪刀、咯吱咯吱地把原本剪起來了。我看得楞了起



「不能對別人說的、總之不行就是了。」他嚴厲的拒絕了這樣好的一宗買賣了。

「算了、不行就罷。……但是你高姓大名？」她又問了。

「你、不是想和我對親家吧？」他反問她一句。

「不、我看你人很好、所以多問幾句罷了。」她答。

「你既然如此關心、我就說出來吧。」他也答。

「我姓倫名文叙。」他接着說。

她聽了、立刻驚奇地嚷道：

「啊！原來就是我們的玉蘭小姐的新姑爺、失禮失禮！」

這一幕西洋鏡算是在這裏拆穿了。原來此刻倫文

說完仍舊剪他的。

蘇長公小品四冊、就這樣的從那時起、移爲我底愛藏品、書裏到處有極不好看的疤痕——聽了說明就更可窺見所有主之性格的疤痕——殘留着。

至於莫泊桑短篇集這方面、想來是明治四十二三年前後的事、田山君曾買的全集——大約共十九冊——這時候、連那曾使他那樣傾倒過的有了歷史的短篇集也不想要了、說是要送給我、而那

叙所遇見的是他的未婚妻的丫頭王翠嬋。倫文叙父親未死時大約家裏也很有些錢，所以很小就聘定了何員外萬年的女兒何玉蘭爲妻了。何家也是很有些錢的，至今文叙的家道中落，而何家還是富翁，但文叙的貧困仍沒有給岳父和未婚妻知道，現在，大約是掩不住了。

王翠嬋，雖然是富戶的丫頭，她並不小覷了文叙，當時，還安慰他，並說可以教小姐和岳丈幫他忙，讀書以求上進。另外，又把自己如何是一個世家女，如何又雙親早死，如何又流賣爲婢，如何今日又替何萬年送壽禮給他的舅舅，回來便遇着他，一一向倫文叙說了。他們各人說了各人的苦

時我已有了幾本，因此只承受了所缺少的，但不知是否僅取了三冊或者更多，後來我把短篇集借與別人面丟失了，其中包含着有歷史的「花袋」藏的記號的也未可知。

讀書因年齡而變遷的。聽說田山君少年時代即已學習漢文漢詩，他投了漢詩給那時唯一的投稿刊物穎才新誌，登出的時候，使他感到好像登上天一樣的喜悦。在他青年時代，受着同藩士

裏、言下是很有懺懼懺懼的意思。末了、文叙懇求她無論如何不要向岳父及未婚妻玉蘭提到他的淪落情形。但是、丫頭是不大能守秘密的、終於洩漏了消息。玉蘭小姐知道了自己的未婚夫是賣菜的、凡是小姐都有小姐的脾氣和架子、正和姨太太一樣、古今中外莫不如是的、玉蘭小姐自問身高價大、將來至少是當個濶太太的、豈能下嫁與販菜之夫？因此、她向父親提出嚴重的抗議了。何萬年沒有兒子、而且也正望子情殷、在得不着兒子時、只有視玉蘭爲掌珠、很愛她的、但是她要提議退婚、這却不是他們老人家所贊成的、終於爭執得沒有什麼結果、由何萬年夫人提出一個辦法來、——立刻

的內務省官吏之子息叫做野島金八郎——後來做到副領事——的一個很奇怪的看着近代文學的知識、常常鼓吹新文學的入底感化、早已耽讀許多譯文小說、當硯友社全盛時代、田山君從野島氏書齋中借出了爾果、仲馬、狄更斯等底小說、當做日課不求甚解地讀着。

終于自左拉、都德、洛諦、到托爾斯泰、杜思陀益夫斯基、屠格涅夫、以至莫泊桑、福羅貝

請倫文叙來、當面商量、給他一些錢去讀書就行  
了。那知文叙來時、小姐却當面侮辱一頓、逼他寫  
了退婚書。文叙是個硬漢、自然也不在乎的、不過  
他的岳父母却並不討厭他、而且看重了他。送他銀  
子三百兩、教他努力前程去上京考試。但是退婚書  
終於被玉蘭逼寫了。

『運蹇時乖命不齊、人人笑我蠢東西；

眼前紅粉無緣分、天上蟾宮有步梯；

海闊任由龍變化、山高空聽鳳凰啼；

他朝丹桂高扶舉、自有嫦娥配阮稽。』

退婚書就這樣由文叙寫了、但他的岳父還對他  
說：『努力吧、其他有什麼地方要我幫助的我都盡

爾、古爾蒙、易卜生、尼采、霍  
甫特曼、這樣一天比一天廣泛涉  
獵、到後來似乎作爲唱導自然主  
義的基礎。然而對於我國古典、  
他也經過同樣努力的、尤其是到  
了晚年、常寫出了大鏡等等與蜻  
蛉日記等等一類的話。也常聽他  
說要以藤原氏之榮華爲題材來寫  
一大長篇的話的、大約他心裏多  
少有這種構想罷。

和歌則學于夙稱桂園派直系松  
浦辰男氏之門、稱爲他底第一高

力！倘若我的女兒不願嫁你，那麼，我將爲你重娶一位更嬌美的妻兒！」

倫文叙雖然受着岳父的溫存，畢竟覺得有點晦氣、男子漢被女人家搶白了一頓，細想也很不甘心。何玉蘭罵他怎樣的不長進，而且預算他的前途永無發跡的話，事後都一一現上心頭。

偶然有一天碰見了一位秀才之流的看相先生陳尙傑：給他看了一個相，大大地推許他的功名有望，因此，不啻爲他注射了一次強心劑。自後和陳尙傑也要好起來，說到和玉蘭寫退婚書的事不覺感慨系之了。尙傑是一位繆夫，此刻只有一位女兒，名叫鳳春，自己既然心許了這一位有希望的青年，何妨

足。他甚至于說「自己底藝術之寫實的傾向，說是從這個師匠底歌論得來也沒有錯。」承繼桂園派傳統的人，是山田君自己呢，是柳田國男呢，不然還是那位到薩摩大島去了的土持氏呢，說了近乎這樣的話的田山君底和歌，決不是一種自己的餘技，曾經是真心努力過的。歌人方面喜歡熊谷直好，推獎過他底浦之潮貝，同時愛讀新葉古今集。

然而歌的方面還好，好歹還有



就把女兒來填填缺憾、這交易是拍定了、陳鳳春代了何玉蘭小姐的位置。他又有一首詩是自鳴得意的、是否指陳尙傑、抑是另外還有一位老叟、不得而知了。詩云：

江南一老叟、腹內藏牛斗、

決我今科狀、果是神仙口。

封銀銀不要、送禮禮不受、

廣東倫文叔、頓首又頓首。

文叔總算是先交了桃花運了、益發發奮起來、就靠了何岳父的三百兩銀子上京去考試、一帆風順、好事重重、居然中了一個第一名的狀元回來。

何玉蘭總算是沒福分、眼熱和氣悶、兼之又受多

花袋歌集一冊留存；現在我們所惋惜的是、他底漢詩仍爲原稿空留在其遺族手中、不曾印出。氏中年而後、常用漢文寫簡單的日記、到了晚年、差不多以寫漢詩來代替記日記。寫有幾百首幾千首、雖不能詳知、然而大抵近體、五言、七言各類均有、最足使人緬想田山花袋底風格的作品、即在于這些上哩。

得、太煩屑了。就此擱筆罷。

(前田晁)

人的諷刺、終於跳樓自殺。王翠嬋也被何萬年收爲義女、嫁與倫文叔、也同陳鳳春一樣當太太、他又有好文章了：

倫文叔回詩

潛身奮志上天台、睇見嫦娥把桂栽：  
偶遇廣寒宮未閉、故將明月抱回來。

又詩

勞碌奔波只爲飢、但凡肚飽又思衣：  
衣食兩全猶未足、又想嬌娥美貌妻：  
娶得嬌妻生貴子、並無田地養妻兒：  
買得田園千百頃、恐無官職被人欺：  
得中高官朝帝主、可能學得漢鍾離？

坪內逍遙

雖想說一點關方坪內先生的話、可是不知不覺二十多年不曾與他通問的我、想來實在沒有談起先生的資格。先生周圍有許多與他不絕地接近的人、這些人當然最深知先生的。

所以我這裏只好來寫一點學生時代底個人的回憶。坪內先生底莎士比亞講座、自然不必贅說、是很著名的、每次上課的時候、

## 蘇神童

蘇神童、姓蘇名福、生於明洪武間。當他誕生在貧無立椎的蘇家底家庭裏、說也奇怪、他長到七八歲還不會說話、鄉人以及他的家人、就把他當作個啞子看待、但、他的行動很古怪：當夏天的時候、他常和一般孩子們在街頭巷尾玩繡棉毯、搬磚石、生活頗饒興趣、可是他的父親看了這個不長進的孩子、下意識都覺得不歡喜、且時時向人表示怨恨他的老祖宗的墳山不好、所以產了這個不高明的孩子。因此之故、他的父親就設法去請個風水先生、要到鮮麗的山嶺尋覓佳城。神童知道他的父親和風

文科以外的學生也多來聽講。在我們那時候來的人雖不甚多、但在我們以前、據說聽講的人連位子也沒有、只好在牆邊站着。

先生是雖非夏季也帶着一柄扇子進來的、拿着扇子叭唧叭唧做着姿勢、一方面講着書、有時連劇本底台詞也講到講義裏。因為太有趣了、只管瞧着先生、不注意書本底頁數、有時跳過了兩三頁、不得不趕緊從後面找那所講的那一頁的事也有過。

水先生要到山嶺尋好風水去，態度依戀的表示要跟他的父親一塊兒去，但，他的父親覺得這樣年幼的孩童，不能跟長大的人，在那崎嶇的山嶺、遙遠的路途、跑來跑去，所以就堅決的不準他一同去。但神童的意志，非常堅決，硬要和他的父親一塊兒去，不論他的父親怎樣咒罵、阻難，都不管。風水先生看着這個孩子意志這樣懇切，就勸他的父親帶他一同去。他的父親經過這番勸告，以為先生的情面難却，且這個孩子又這樣懇切，所以就允許神童一同到巉巖的山嶺尋求好風水去。當他們初起程時，神童見了一隻腹朝着天的殭蛙，橫豎着在隴畝中，就歡天喜地的指着那殭蛙向他的父親說道：

大約是我在本科三年級時候的事罷，坪內先生教着關於蕭伯訥的課程。因為是正科以外的特殊研究，想選者須提出願書，方能聽講。這時候早稻田底所謂出席數是比現在更自由的，我在三年級時差不多很少到校，因此關於這門蕭伯訥研究的事也不知道。許多日子過去了，有一天到學校去看看有沒有那位先生底講義可聽，在悠然緩步的時候，知道有坪內先生底蕭伯訥研究這一門、

「爸爸，你看那個出字哪！」

他的父親底耳膜，給這個未曾聽過的聲浪一敲，便不禁驚喜道：

「在那裏，在那裏？」

神童指着蛙，同時也靜默起來。可是他的父親給他這個新鮮的聲音叫過後，就靜悄悄的向風水先生囁嚅地說道：

「這也奇了，長了七八歲還不會說話的孩子，怎麼今天會說起話來呢？先前還不曾念過書，怎麼今天會說出這個「出」字呢？」

「這也奇了！」

風水先生聽了這話，也暗暗地稱奇；同時，並以

於是連書也沒有就踱進去聽講。一進門不禁吃了一驚，學生連自己一共只有三個人。因為沒帶書就進來很覺可恥，躲在一邊，覺得很渺小似的。

所講的似乎是該撒與克洛派特拉，我一回家，立刻就去買了一本，到次週同樣的時間，又去上課。實在說來，我對蕭伯訥並不一定感到多大的興趣；但是坪內先生底功課，不管是怎麼特殊研究，學生只有三個人，我總覺得對於

爲是蘇家祖宗墳山的靈應。但後人見了神童聰明早天，就說道：『神童一出門便見死物，一開口便說死東西，這就是他不壽之兆了！』

聽說神童自說出這個字以後，就靜默默地跟他的父親到山嶺去，看見崗巒綿纏，山水明秀，便慨然說道：

「啊：這真是大地呀！這真是大地呀！」

他的父親和風水先生在屈曲的山嶺中忙了半天，還沒找到了一片好地方，聽神童這樣稱讚着，心裏很是詫異！後來神童死掉了，他的父親以爲神童所謂大地是他所站立的地方，就請匠人刻了一道碑誌豎立在那處，詡詡地以爲得到一方大地了！可是據

先生很過意不去。

倘若這聽講的我再缺席，那末當然只剩兩個人，因此雖然別的功課差不多都缺席，而對於坪內先生底蕭伯訥課程，總覺得非上課不可，所以一禮拜只有這一天到學校去一次。

這時正是文藝協會解散，島村抱月先生揭起藝術座之旗幟的時候，這其間，坪內先生與島村先生之間有否嫌隙我不很知道，但是一些年青的人，似乎都附和島

後人所說、神童所站立的地方是個絕地、神童所謂大地是指四圍的山水而言。據人說神童所站立的地方的四圍山嶺有八方大地：

- 一 鐵 牛 地
- 二 黃 蟹 籃
- 三 鯉 魚 地
- 四 金 雞 落 井
- 五 冲 天 獵
- 六 泗 水 歸
- 七 虎 地
- 八 月 地

神童自這次破天荒的開口後、每出口便成詩章。

村先生、我對島村先生確沒有反感、但看了早稻田底學生脫離坪內先生跑到島村先生底旗下、我總感到不大以為然很不痛快。

——我想這也是當時我出席蕭伯訥研究的幾分原因。

第二次在蕭伯訥研究的時間到教室一看、學生加上我只有兩人。到了第三次、就僅有我一個人了。

而且我這一天去的稍晚、從江戶川電車終點到學校、半跑地緊

他看見亮晶晶的月兒有盈有虛、有望有朔、便詠了夜月詩三十首（附後）。鄉人看見他出口成詩、就叫他做神童、而神童的聲譽、也因此遂傳播於遐邇。

有一次有個知府、聽說神泉有個神童、就坐了一頂轎兒要到神泉一瞻神童的風采。剛到神泉、恰巧碰着神童在街道中和一般孩子玩耍、轎夫就高聲大叫道：

「太爺下轎、神童在這裏呀！」

知府聽了這個呼號、便倉忙的下轎；但見那神童赤裸裸的和一般孩子們在街衢玩耍、就認為這是個不祥的朕兆。

後來、神童因赴京應舉神童科、（聽說當時有三

着走、到學校還晚了差不多五分鐘。喘着氣將要踏進教室時、這位老穿着帶花紋的仙台平袴的坪內先生用手搖動着書本、正從教室裏走了出來。

「喲、來了哪。以為誰也不來、正要走哩。」先生和顏悅色的道。『但是一個人沒有辦法。

請你把決心研究的同學、爲我約集四五位。多了可不行、差不多五位最好。這樣不必到學校、在這時間到我家裏——因爲我家可



神童相會、即：解縉、朱洪武、蘇神童。皇帝以他年幼、給以俸祿、暫遣他還里、可是旋至中途、也嗚呼哀哉死掉了。因此、世人就說這是前頭兩語的讖應。是時神童死、年方十四歲。

神童有一次和他的母親到隴上閒遊、遇着個北上的驛使、驛使認識他是個神童、就折取稻穗一稔、戲神童道：

「神童、神童、替我做詩！」

神童隨聲答道：

「折梅逢驛使。」

神童臨卒時、有人叩以身後事、他答道：

「文昌頂上玉華笏、五百年後聖人出。」

以有茶喝。」最後一句說的很輕、說完爽落地哈哈地笑起來。

於是我就約集了「熱心研究的同學」。計有谷崎精二、死了的今井白楊和峯岸宰作、還有一位已忘却姓名、與我一共五個人。

——我們五人以後就到余丁町的先生底住宅去上課。

這是一間隔着中庭可望見試演場的明朗的日本式的房子。室內擺有大茶桌、大家席地而坐以聽先生底講義。這與在學校不同、

神童的夜月詩三十首，很有名，錄在後邊：

(一)

氣朔盈虛又一初，

嫦娥底事半分無；

却於無處分明有，

渾是天天太極圖。

(二)

三足金烏已斂形，

且看兔魄一痕生；

嫦娥不是梳粧手，

終夜蛾眉畫不成。

(三)

師生之間頗有親切之感，雖有點別扭，但却很自由，心裏總是怪輕爽的。

先生底熱心真是可驚，他底書上註滿了細小的字，有二重或三重意義的地方都加上？號，講到時必問我們底意見，然後傾耳細聽。在這種場合的先生底謙遜，更使我們增高對他的尊敬之念。因為像坪內先生這樣的人，對我們底意見毫不輕蔑，反而傾耳細聽。

日落江城半掩門、  
城西斜眺已黃昏。  
何人伸得披雲手？  
錯把青天捻一痕！

(四)

禁鼓纔聞第一敲、  
忽看新月掛林梢：  
誰家寶鏡新藏匣、  
蓋小參差掩不交。

(五)

浮雲散盡碧天西、  
那處佳人露畫眉？

先生又常說道、「這地方等明天和增田先生討論一下。」所謂增田先生，就是增田藤之助先生。——有一點疑問，爲求沒有絲毫舛錯，他大約都去和增田先生討論的。在教員室裏與增田先生作這種討論時，坪內先生底態度極其謙抑的事，我那時也曾聽人講過。

先生底熱心和誠實真是可驚的。到先生家中，與學校不同，時間沒有限制，如遇着先生高

正可開樽邀客飲、  
只愁易落不遲遲。

(六)

燭籠西墜斂餘紅、  
誰把新鎌掛晚空？  
此際莫嫌光彩小、  
也堪邀月酒盈鐘。

(七)

牛女依期渡漢河、  
廣寒孤柁奈愁何：  
此時方與人間約、  
剖破冰盤下碧波。

興、不僅五百十頁、有時一氣繼續講了一幕或兩幕。蕭伯訥對於學生是很難了解的。上課前先預備一幕的工作、非相當的努力不可。倘需繼續預備兩幕、那一定要抓瞎。——有一次講到未割開的部分、我忙用手指把它割開。

「喂、那有在先生面前裁書的。我在旁邊嚇了一跳、裝着不知道、把臉對着未割開的書頁不好嗎？」下課後、被谷崎精二這樣說了一頓。

(八)

新月彎弓欲上弦，  
初分光彩到天中，  
與君對影三人酌，  
酌到中宵分散眠。

(九)

堪嘆人生奈若何，  
良宵遇酒且高歌，  
不知織女歸何處，  
留住中天一隻梭。

(十)

上弦初過未團圓，

文學家故事

此刻一回想，到余丁町先生住宅聽蕭伯訥講義的事情，實是早稻田四五年學生生活中，在腦海印象最深刻的。

講完了書，先生拍着手向內面說道，「喂，拿點茶什麼來！」——因為疲勞，突然拿來的紅茶可真香。

谷崎精二雖是誠實的人，然而有時却極其幽默。他注意到先生說「喂，拿點茶什麼來」和「拿點茶來」的場合，在從先生住宅回

已有清輝耀九天：  
伴我舉杯相對飲，  
三更鼓響未成眠！

(十一)

斂翼夕陽鳥匿林，  
半輪新月到天心。  
人生何問圓和缺，  
且過中宵酒滿斟。

(十二)

延佇天中過半輪，  
溶溶清景照黃昏：  
忘眠任到三更鼓。

家途上，對我們說道，在「茶什麼的」的場合是紅茶以外有果物或點心，單「拿茶來」的場合則只有茶。說着有趣的笑了。——那時候的學生風的快活，現在寫了出來，不覺又在胸中蘇醒了。

(廣津和郎)

十返舍一九

十返舍・一九爲日本江戸時代的滑稽作家，本姓重田，名貞一，別號與七(1764—1831)，阿

留住餘光伴酒樽。

(十三)

一輪未滿缺些兒、

後夜陰晴未得知：

已有清輝連四境、

何妨對此酌金卮。

(十四)

良宵推移二七當、

銀蟾尙減一分光、

光輝未必輸三五、

早爲邀朋酒滿觴。

(十五)

司登氏作日本文學史、稱他的道中膝栗毛（膝栗毛爲徒步旅行之意、）一九性情豪放、不拘小節、早年入贅他姓、喪妻三次、奇行很多、有一次他去訪問一個富豪、款待之後、繼以沐浴、他覺得那浴桶很好、大加讚美、向主人討取、主人將令使者爲他送去、他堅執不肯、必須自己拿回、那浴桶是很不好拿的、他想了一個法子、將桶套在頭上、途中見者無不失笑、他東衝西撞、

天上人間月半中、

中秋八月半欣逢；

四時但願長如此、

只恐推移漸不同！

(十六)

十五圓非今夜圓、

只因圓處減嬋娟；

有錢時節常常是、

恐與嫦娥不有緣？

(十七)

一鼓初敲韻未終、

好看破鏡上蒼穹；

不料撞着了一個武士、武士大怒、問他何以如此、他在桶中應曰：「戴桶者本難辨別東西、」武士聽說、不覺愕然、又某年的正月初一、有一位書店的老板、穿着外褂和裙來向他賀年、他竭力勸那老板入浴、乘這機會、他借用了老板的禮服、到各處去賀年、半天才回來、歸後書店老板正忍着寒等候他、他也不道歉一句、只說、「托你的福、我已拜過年了、」他六十八歲的那年、



但知光彩依然在、  
任彼騷人說不同。

(十八)

二九良宵此夕當、  
鏡輪雖破有餘光；  
勸君夜飲停杯待、  
二鼓初敲管上窗。

(十九)

玉漏迢迢夜未央、  
水輪欹側輾東方。  
其中桂影參差見、  
想是仙枝會短長。

因病自知不起、便吩咐門人、說死後不可沐浴屍身、須立即火葬、他又取出一個小包、交給門人、說這是極珍重的東西、不可啓視、必須放在他的身旁、作爲殉葬之物、到他死後、門人照他的吩咐營葬、在和尙念經之後、照例引火燃棺、忽然棺內有聲爆發、放出無數火球、那些含悲送葬的人無不大驚、後來才知道他命門人放在他屍身旁的、乃是一大包花炮。

(二十一)

非弓非鏡亦非梭、

二十還同一十初；

借問嫦娥減多少、

三分已蝕一分餘。

(二十二)

破鏡緣何少半規、

陽精倒迫若相催；

弓弦過滿知何似、

正是彎弓欲射時。

(二十三)

三更半夜未成眠、

殘月今宵正下弦；

若有遠行人起早、

也應相伴五更天。

(三三)

此夜彎弓不上弦、

名爲殘月似新鮮；

五更吐燄東樓上、

一片剛分太乙蓮。

(三四)

三八良宵正此天、

三更殘月上樓前；

嫦娥早起梳粧罷、

斜插銀梳向鬢邊。

(二二五)

破鏡三分去一分、

看來惟有一分存。

嫦娥修飾何堪比？

柳葉臨妝添半痕。

(二二六)

四鼓敲推更已闌、

腰鎌誰把上東山？

似弓還大梳還小、

仄影依光待日盤。

(二二七)

頻敲至漏夜遲遲、

殘月彎弓上海湄；

想是惜花人起早、

慌忙只畫半邊眉。

(二二八)

五鼓初終播正譚、

雙眉初上海之涯；

江舟商婦知羞者、

猶把琵琶半面遮。

(二二九)

東海金雞已唱酬、

未看初日上東樓。

浮雲收盡天如水、

漁父還拋釣一鈎。

○ (三十)

纔週一月匝三旬、

不見光輝有半痕；

梁女夜眠甘守寂、

恰如陳戶閉長門。

康德十一年三月十日印刷  
康德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發行

出版協會發行承認番號  
2—181番  
發行部數 1—3000部

不許  
複製

### 著者略歷

大學出身歷任中學教員  
現益智書店出版部長

## 文學家故事

(全一册)  
定價陸角五分

著作人 李 冷 歌  
新 京 北 大 街 三 十 號

發行者 宋 逸 民  
新 京 北 大 街 益 智 書 店

印刷者 高 榮 桂  
新 京 西 三 道 街 財 神 廟 胡 同 二 四 號

印刷所 益 智 書 店 印 刷 部  
新 京 西 三 道 街 財 神 廟 胡 同 二 四 號

發行所 益 智 書 店  
新 京 北 大 街 三 十 號

出版協會員番號一〇二九號

配給元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 
新 京 特 別 市 五 馬 路 第 一 〇 七 號

本書校正人：黃

載

